【文艺视界】

别有天地非人间

碧山，一个值得探索的乡村（上）

□ 余治淮

黟县桃源洞遗址

如果你了解过太多的“明清徽州”，我建议你不妨去黟县，探索一下“唐宋碧山”。

此刻，你可以跟随我，沿着李白当年入黟的足迹走进碧山。

遥想李白当年在京城长安漂泊，虽满腹才华，却怀才不遇，仕途坎坷，只得终日借酒浇愁，而且居无定所，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说他常常是“长安市上酒家眠”，虽然身居繁华的京城，但对于李白来说，那是他内心深处的至暗时刻，而他那种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癫狂，更是彻底断送了他的仕途梦想。

其实爱喝酒的人都清楚“酒醉心清”这句话，李白的癫狂是他内心对未来极度失望的外化，他想离开繁华的长安，隐居到陶渊明那个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理想环境。可他不知那个环境如今在何处，直到有一天，他走进京城一个偏僻的“传舍”（古代酒馆的别称），看到一个名叫许宣平的人在酒馆的墙壁上题写的一首诗：“隐居三十载，石室南山巅。静夜玩明月，清朝饮碧泉。樵人歌垄上，谷鸟戏岩前。乐矣不知老，都忘甲子年。”李白读罢，大声叫好，诗中描述的那种生活，正是他此刻心心念念的追求，有着如此让人心情舒展的生存环境，何必要留在长安看人脸色，仰人鼻息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”

打听到题诗的人是一位来自歙州的高士，李白立刻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直奔歙州而来，到了歙州境内，又打听到歙州州府所在地曾在黟县碧山，而许宣平隐居的地方就是黟县“桃源洞”旁的青岭山。于是李白在新安江登船，溯流而上进入横江，然后经漳河到“桃源洞”下，舍舟登岸穿洞而过，拄着拐杖，爬上高高的青岭，好不容易在青岭山上找到了许宣平的住所，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屋内空空如也，许宣平已很长时间没回来了，门前的路上已经长满了杂草，李白原本满怀希望来和许宣平探讨一下自己隐居的一些想法，而此刻自己倾慕的高人却连面都见不到，也怪1300多年前通讯工具落后，李白无法提前预约。

在许宣平的小房前徘徊踌躇了很长时间，李白拿起随身携带的羊毫，蘸上墨，在墙上写下刚刚创作的诗句，“我吟传舍咏，来访真人居，烟岭迷高迹，云林隔太虚，窥庭但萧瑟，倚杖空踌躇，应化辽天鹤，归当年载余。”在他看来，许宣平很可能已成仙得道，即归来，恐怕也要一年半载的时光。

题罢诗，李白走下青岭山，在山下“浔阳台”边，看到水中游弋着许多红色的鱼，李白一时兴起，让随他一路而来的“粉丝”找来鱼竿，坐在河边一块凸起的巨石上，兴致盎然地钓起鱼来，并向慕名而来、站在身后看他钓鱼的村民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，当他了解到桃源洞旁有一条“石墨岭”，而石墨岭旁那座如同笔尖般的山峰叫“霭峰”时，李白当即吟出“磨尽石岭墨，浔阳钓赤鱼，霭峰尖似笔，堪画不堪书”的诗句。史料上没有看到李白钓鱼时是否收获满满，也许人家原本就是“意在钓，而不在鱼”，享受的就是一个过程。

相传李白当时起身时，看到路旁的石壁嵌着“浔阳台”三个大字的碑刻，他欣赏片刻竟然脱口而出：“走遍江南无好字，只取浔阳半边易。”繁体的阳字是左耳旁，右边是个容易的易字。李白这话刚说出口，就知道自己口无遮拦，说急了，即便江南无好字，但黟县不应该呀，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薛稷，不曾是黟县的县令吗。

都说艺术是相通的，酷爱书法艺术的李白在长安时，就对初唐四大书法家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崇拜有加，特别是薛稷，是初唐名臣魏徵的外孙，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才高八斗、根正苗红的青年才俊，后来竟被下派到远离京城长安的一个偏远的山区县当县令，这是否就跟当今有前途的年轻人，总是会被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一样。而后来，薛稷通过努力，一步一步从一个县令，一级一级提拔当上了工部、礼部尚书（相当于今天的住建部长、外交部长），继而封为晋国公，官居一品，关键是唐睿宗将他视为知己，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薛稷的儿子薛伯阳为妻，自己有事总喜欢召见薛稷，和他探讨军国大事。一时恩遇，那让朝中大臣一个个是羡慕嫉妒恨。许多人弄不明白，薛稷的命咋这么好，要才有才，要位有位，当时长安城里甚至传说是因为薛稷当县令的黟县风水好，促成薛稷后来的平步青云。此刻李白来到这块传说中的风水宝地，尽管薛稷已经离开黟县多年，李白还是想去看看这位无论是艺术造诣，还是仕途通达上都让他高山仰止的人物，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。于是李白踏上前人在石壁上开凿出来的栈道，溯着清澈的漳河而上，因为此行有了明确的目标，那就是薛稷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，而且这地方不会因为薛稷的离去而消失，于是，因为拜访许宣平不遇而感到的失落逐渐消失，情绪的提升让他沿途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句，其中有一首是“清溪清我心，水色异诸水。借问新安江，见底何如此。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。向晚猩猩啼，空悲远游子”。

李白沿河而上到了碧山以后，逗留了很长时间。李白为什么会在碧山呆那么长时间？因为碧山曾是歙州州衙所在地，很可能黟县的县衙当时也在碧山一带，这就如同后来的徽州府衙和歙县县衙共个地方一样。今天黟县县城所在的位置是宋代搬迁过来的，宋代以前的黟县县城在什么地方？史志上并未清楚标明，一说是在一个叫古城的地方，我当年曾请县文物局的同志陪我去古城遗址作实地勘探，找到的是一些春秋战国时的陶片，有布纹、有绳纹，却没有发现唐宋时期的残片。这或许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唐朝的县城应该在另外的地方，而这地方会不会是碧山呢？从碧山的山形地貌来看，它可能不光是隋朝州衙所在地，而且很可能是当时黟县县衙所在地。

现今碧山村后左侧为石盂山，为漳河的发源地，右侧为芙蓉山，是际水的发源地，两条山溪在碧山村前汇集，流向今日之县城，而居于两山之中的碧山则如屏风般立在村后，从古代风水选址来看，这种山形被称之为“太师椅”，适用于建造官府衙门，而从朝向来看，它坐北朝南，确实符合代表“南面称孤”的皇帝牧守百姓的要求。

李白在碧山较长时间的逗留，不光是为碧山山明水秀的环境所吸引，更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受到黟县官员和百姓的欢迎，特别是当他们听说李白想了解前任县令薛稷的事迹，一个个更是如数家珍。

这个说：“那年黟县大旱，漳河水干涸见底，薛稷出面集资为饮水困难的地方掘了九口深井，别看薛稷是个文化名人，可在掘井过程中他始终陪在那些农夫身边，帮他们端茶送水，现场解决施工遇到的难题，同时也亲自监督工程质量，那九口井后来无论天怎么旱，始终水量充沛，水质甘甜。”

那个说：“薛老爷在任时，发现乡民之间有矛盾，有纠纷，总是劝说他们相互谅解，各‘作退一步想’，为了劝说百姓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，对簿公堂，他甚至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态度写了一副楹联挂在县衙大门口，联文是，‘忍最为高，到衙前仔细思量，莫如且罢；官虽好见，想事后许多支用，岂不吃亏。’坦率地告诉那些想打官司的人，很可能是‘官司打赢，屁股打肿’，因为打官司最终可能两败俱伤，不如在对簿公堂前接受庭外和解，让矛盾对立情绪消弥在萌芽壮态。薛稷这种治政理念，最终在黟县这块土地上形成让外人羡慕的‘吏闲民讼简’的社会氛围。更为生动的是，对那些遵纪守法，孝顺父母，肯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，薛稷会给予‘重奖’，那重奖不是财物而胜似财物，薛稷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，而且书画双绝，他给那些先进模范人物的奖品是自己的书画作品。”

说着，不少人捧来薛稷奖励给他们的书画作品让李白欣赏，李白深为薛稷的作为所感动，并现场在每幅作品上题诗一首，使那些奖品成为诗画双绝的无价之宝。只可惜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霜雨雪，当我追寻李白的足迹走进碧山村，却连一幅当年的作品也看不到了，到底是造化弄人，那样精美绝伦的东西，多半是难以存世的。

李白在碧山逗留期间，祭拜了黟县百姓为薛稷立的“薛公祠”，瞻仰了以薛公命名的水井，而这一切无疑为李白早已冷却的胸间注入了一腔热血，同样是名人，薛稷能在这远离繁华的地方干出一番业绩，受到众人拥戴，他后来的不断升迁，不仅仅因为黟县的风水好，更是他不断努力，拼搏进取的结果，想到自己仅仅因为仕途上的一些挫折就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，实在是不应该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自己完全有条件、有能力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。想到这里，原先颓废的精神为之一振，不久，李白收到了朋友辗转送来的书信，询问他为什么在黟县碧山会呆这么长时间，催促他尽快离开黟县。朋友的来信，让李白看到自己未来伸展抱负的前景，在回信时写下了：“问余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，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阐述了他在碧山的收获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对于薛稷来说，就如同这桃花流水一样一去不返，而他执政留下的这方热土，却是一块后人向往的天堂，而对于李白自己来说，往昔岁月也如桃花流水，而未来，人们将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李白。

离开碧山时，人们明显发现李白神情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原先的落寞、抑郁、空虚，想找一块净土隐居的李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神抖擞，洒脱阳光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男神形象。

李白走后，好客的碧山人在他们常与李白促膝欢谈的“灵惠泉”边修了一座太白楼，随后，一代一代的许多人开始探索碧山，认定那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古村。

然而，历史就如同李白那句“桃花流水窅然去”一般，一眨眼，唐朝没了，五代十国没了，连北宋也没了，碧山的历史匆匆来到了南宋。

浔阳台，李白垂钓处

【文化掌故】

匾额说辞：井花香处

□ 吴卫华

西递村里悟孝悌。这是人们最大的感受。悠久的文化积淀，不是走马观花就可以领略的。眼前这个题额“井花香处”，就足以让人深思。

西园，名声显赫来自主人的社会地位。西递的商贾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，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能人。他们出类拔萃，绝不仅仅是绝顶的才华。以商养儒，村中的子弟，发愤读书，终于得以登堂入室，求得了一官半职。

如果说，西递的子弟求得功名是时代的必然，那么在西递看到的民居富丽堂皇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，这题额，却也让我们窥到当年主人的心思。

“井花”，即井水。古人很讲究对水的崇敬，水是生命的源头。算来五行中，水是一个村落赖以生存的根本。西递村中，巷弄的拐弯角处都有一口井，而那些深宅大院里，水井必定更会有。这是经济基础的表现，家中有井的人家，那就是殷实的人家。

西递水如金。西递特殊的地理环境，显得水对于一个家、一个村的重要性。藏风顺水，这是西递和气生财的关键。掘得水井，也是方便家人的生活。

“井花水”，是指清晨初汲的水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水二·井泉水》（集解）引汪颖曰：“井水新汲，疗病利人。平旦第一汲，为井华水，其功极广，又与诸水不同。”

清晨早起，洒扫庭除，汲水时的水桶，上上下下。水滴自然入井，水面如花儿绽开。可见，井花香处，就很自然了。古人对井花水的重视，莫过于煮水泡茶了。品茗，本是修身养性的表现。宋代杨万里《六月十三日立秋》诗就有：“旋汲井花浇睡眼，洒将荷叶看跳珠。”

每天第一桶水，是最干净的水，用来煮茶水，自然就闻到沁人心脾的茶香，这对人的身体是有帮助的。清代赵翼的《两臂风痹复发》诗中有：“辟寒须用煖汤浴，复汲井华煮满斛。”宋代释居简也说：汲井花水，煮蔷薇露，清净法身遭点污。

明代的中医吴昆著作《医方考》中就有：“水足以济火，故狂躁烦渴火实之证，内以水饮之，外以水渍之，此既济之妙，自《大易》以来，已有之矣。”

这口井的旁边，恰好又是种春圃。劳作，恰恰是田园生活的本色。菜蔬、花卉和草药，都是离不开水的浇灌。一口井，作用如此之大，可是家庭生活的必需。苏轼的《赠常州报恩长老》诗中说：“碧玉碗盛红玛瑙，井花水养石菖蒲。”

商海浮沉，宦海拼搏，终究有衰弱的时候。趁着机会，回转田园，颐养天年，这是生活的必然选择。每天早起，汲水清扫，井花香处，心情愉悦。

【连载】

砚　台

□ 杨 青

但是这方砚台啊，实在太厉害了。听说后来他一直放在家里——没人敢要呀。别人不识货，有说明代仿的，有说清代仿的，只有我不会质疑它的真假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亲手扒出来的嘛！

中国四大名砚：端砚、歙砚、洮河砚、澄泥砚。这个排名，不是名次，有时候洮河砚也很好，有时候歙砚也很好，还有我上面提到的那方让我后悔死了的澄泥砚，当然也有好的。

如果不懂老砚，去博物馆看，一定会以为那就是一块扔在地上的泥砖头，还是脏脏的包有一层灰的泥砖头。这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浮灰，是端砚表面受到腐化所致。

端砚上面必须要有花纹，这叫石筋，可以理解为石头的筋络。这种石筋很神奇，看上去是浮在表面的，摸上去又是平的。有的石筋颜色非常统一，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所以如果一块十几厘米见方、上面没有一点纹路的砚台，那一定不是端砚。

端砚的名品非常多，跟我们讲的藏石很像，也分冻，比如冰纹冻、鱼脑冻、马尾冻等。大西洞的紫料在端砚里面最是名贵，绿皮包红心，带冰纹冻，相当好。

用来充端砚的，一般是湖南的祁阳石。祁阳石充的是端砚里的猪肝红。因为两者的颜色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，是祁阳石的质地比端砚里的猪肝红要稍微粗一点，也要硬一点。祁阳石也有其他颜色，有白的，可以充白端，绿的可以充绿端。但是它唯一的缺陷就是基本没有花纹，即使有，也只有一根半根的小石筋。

从石质上说，祁阳石跟端砚不好比的。但颜色可以充，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，就认为是端砚。祁阳石的表面也不会产生灰。端砚经过三十年或三十年以上的时间，表面就可以氧化成灰尘，更不用说上百年的老砚台了。这也不是真正的灰，洗也洗不掉的。记住这一点。

还有一种现代新开采的砚石，也会像端砚。但是端砚既细腻又稳重，色彩不浮躁，而冒充的，颜色大多比较灰暗，灰灰沉沉的。

发墨的效果肯定不能比了，端砚又细又发墨。端砚为什么能居于四大名砚之首？就是因为它发墨又快又细又好，又不吸水，磨墨的时候还不打滑。墨块在上面推着快都快不了。它只要沾了水磨墨，就滋滋地作响，磨得均匀，声音又好听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拿在手里的感觉，是你扶着墨，想推也推不倒，因为它的细润使墨就吸附在表面。

仅次于冻类的，是各种各样的眼，也很有名。比如泪眼、龙眼、蛤蟆眼，眼越多，越名贵。如果几厘米见方的砚有十几个眼，那就厉害了。实际上，都不用去管它发墨的效果好不好，光看图案，端砚就谈得上美不胜收。

说起发墨，其实歙砚比端砚还厉害，但是它发墨比较粗。粗成什么样子？是片状的，就跟刀割的一样，一片一片的，这是因为它金刚砂的含量非常高。

但是歙砚与歙砚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大。碰上紧密度非常高的，就不存在剥落的现象。歙砚里面有一种质感糠糠的石头，石质比较松，发墨非常厉害，但是磨出来的墨不但不好，石头本身还容易炸裂，都有可能一片一片掉下来。这个不但差，实际上是把不能做砚台的料子做成砚台了。或者做好的时候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做成砚台放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石质之间的结构不好了，自己也会扑簌簌裂开掉下来。（未完待续）

【文海泛舟】

吉砚斋脞语

□ 董 建

英雄所见略同

孙慰祖先生与数同学谈到一个话题，某同学兴奋地说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孙打趣说“与英雄所见略同”。参加上博“竹刻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余论文《由新见“许西岑竹杖刻字拓本”谈潘西凤生卒年及籍贯问题》某看法与孙先生同，孙先生发言时故意云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

雅而俗

陈介祺欲求达受所拓本，致函其外舅李璋煜：“其雁足灯拓本最精，求两纸，余者均求，随时属六舟也。六舟雅而俗，不可以道义得之耳。”

楹联书写起始

楹联作为文学形式，历史甚早。张伯驹《素月楼联语·自序》：“我国诗歌自然由古乐府发展到律诗，对联即律诗之腹联也。”《古今事物考》“联句”云：“汉武帝为栢梁诗，使群臣作七言，始有联句体，梁《何逊集》多有其格，是体始于汉而成于逊也。”然楹联形式墨迹始于何时？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记苏东坡在黄州，在快到岁除日访王文甫，见他家方治桃符，就戏书一联于其上：“门大要容千骑入，堂深不觉百男欢。”清人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卷十“考亭”云：“朱子晚年书门符云：‘佩韦遵考训，晦木谨师传。’”门符与桃符一样，也当属于大门楹联形式的一种。桂林普陀山留春岩，有南宋李滋“安分身无辱，知几心自闲”篆书楹联，款署“淳熙乙巳，晋安李滋长卿为乡人林可宗元之书于复斋”。从此刻石看，已和今天的对联并无二致，而且款识还分上款和下款。既然书于“复斋”，说明此联是在书斋中完成，再刻于石壁上。现存较早纸绢楹联，偶见明代赵宧光、董其昌、王铎等墨迹存世。

真伪杂糅

歙县程洪溥（字木庵）“铜鼓斋”藏三代彝器甚多。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九月，陈介祺跋达受所拓程木庵藏器册：“此册为程木庵家所藏器，上人曾为其拓四长卷，余为题之，惜真伪杂糅且多无款识者，故以不论者寓去取微意。今睹此册，真如重见故人也。古器日出不穷，伪者近倍，亦增真好古之障。吾愿上人披沙拣之，勿轻费笔墨，则信今传后，益为有征与至宝同为不朽矣……”

本版责任编辑/胡玉琪　E－mail:hsrbhyq@163.com